

漫步在深秋

喜欢漫步在深秋里,看枝头的叶子泛黄,一枚枚飘落,循着深秋的脚步不缓不迟地走着。

在秋的深处,捡一枚落叶,作别秋的最后一缕红黄。挥别秋天,收获这个季节最美的嫣红,倾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在惬意的清凉之间,看红黄交替、叶落归根。

静静地看落叶飞舞,叶子在呢喃中绚丽、失落,感一份深秋之美;品一枚落叶的情绪,让秋日艳丽的色彩在时空交替中,成就晚秋的最后一抹颜色,或许是这个季节飘零和惆怅中,收获的极致。

秋叶已凋零,连着回忆和牵挂。这世间所有的离别,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重逢;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蕴含着久别后的喜悦。枯萎不一定就是死亡,它也许是生命新的开端。

多年前的一个深秋,爷爷指着一枚落叶说:“我也像这枚落叶一样要走了,换另一种方式陪着你。”我天真地问爷爷,你去哪儿?爷爷说,另一个世界。在那个深秋,爷爷的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爷爷变得只剩下一根骨架,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漫步在深秋中,我似乎看到了爷爷,他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陪伴我。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相逢,又是一场遗忘,生命也只是一场只来不去的旅行,留心 and 感谢每一道风景,做最想做的事,说最想说的话,心无旁求,万物皆美。

一枚枚叶红,是时光在流逝中的痕迹,一枚枚落叶,是一张张被时光揭下的日历,而时间的脚步一刻也未停歇,在日月星辰的交替中,它让我们走过繁华的长街,走过冷寂的旷野,直走到,红日西坠,青丝成雪。只想在季节的声音里,给自己的思绪留白,在秋季的深处,留住生动美丽的音符。

落叶是美丽的,也是慈悲的,它带来的不尽是伤感。它用静美的姿态,挥手告别这个世界,它走过生机勃勃的春,绿荫如盖的夏,将流年里所有的风霜和欢笑一并纳入怀中,用残存的躯体,给予人们最后的温暖。

每一个季节都有迷人的风景,秋走冬来也是顺应天意。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世事如何互迭,生命中的记忆永远都在。我们也只能在每一枚树叶凋零时,无憾地跟自己、跟时光道别,即使是叶落成伤,季节无常,那也许是岁月留给我们的存在。

秋,是个储存的季节。面对即将来临的冬季,我要用一秋收获来填补它的萧瑟。季节流转中,总会得到或失去,学会随遇而安,接受已改变的,适应所不能改变的,相信那些岁月带不走的,才是心之所属。

秋风无言,秋雨无声。莫道世间太多的离别过于无情,或许,新的起始正在原来的那个路口等你。

◆ 笔走万象

杨金坤

九月重阳

◆ 心香一瓣 王 边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节,我最思念的是母亲,重阳登高的话,少的是母亲这一人。

母亲在世的时候,重阳节这一天我们都要去登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座山——铜山岩。九月重阳,秋高气爽,暖风吹拂着人的脸,抬眼望天,蔚蓝的天上飘浮着几丝白云。到铜山岩,不仅是登高爬山,重要的是去拜佛。

铜山岩有寺庙,香客云集。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很迷信。姐姐小时候生病,母亲拿拜过佛菩萨的烟灰冲水给她喝,说是可以治病。我生病,母亲找算命先生,花了不菲的钱。我不信佛,因为唯物主义者告诉我,事物是客观的,看事物应该从事实去分析、判断。

另一个让我不信佛的重要原因是母亲的病逝。母亲一辈子老实善良,没有一点对人的坏心思,又信了一辈子佛,但最终她是患癌症走的,并且同时患上了中风,不能说话,不能行动,非常痛苦。现在想来,母亲当时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只要能动一下,她就要我们扶她到走廊里走。后来她肚大如鼓,根本动不了,还要我们扶她到外面走,结果跌倒在地……我照顾了母亲几个月,尽了孝道,没什么遗憾了,但不如愿的是,我事先不知道母亲是胃癌晚期,有时对她不耐烦,讲话声音大了点。

记得和母亲去铜山岩,沿途山路两边坐满了乞丐,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的身体还很强健,但香客们总会扔给他们一些钱或吃食。“小时候,我和你外婆上铜山岩,下山的时候总是扔一些毛栗(一种小板栗果实)给乞丐,我们自己也一边吃一边下山,真开心哟!”母亲对我说。这时我仰着母亲的脸,看到了她流露出的青春、淳朴、善良的神色,看到了她的健康、美丽。但她的神色又暗淡下来,她一定是想到了外婆,想起了和外婆一起的美好时光。

有一次到铜山岩,意外地碰到了多年前母亲的朋友。有一次她打了一壶纯菜籽油给我母亲,母亲对此念念不忘,平时对她多加照顾,并多次邀她到家里吃饭。“要念着别人的好,人敬你一尺,你要还人一丈。”母亲这样教导我们。

和母亲去铜山岩还有两件事一直留在我心里。一件事是我和母亲曾去吃斋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吃斋饭。寺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淳朴亲切。饭是蒸笼蒸的,很香,菜是边上地里种的,很新鲜。我记忆中这顿斋饭吃得满嘴留香,余味绵长。

还有一件事是,有一年重阳我和母亲去铜山岩,下山经过一个村子,有一户人家开着院门,院子里有一棵高高的树,树叶基本上落光了,树顶上却挂着几个通红的果实。“那是



秋风至  
登高望远

什么?”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柿子啊!你从没见过过柿子长什么样的吧?”我点点头。从此,那火红的柿子和母亲教我认柿子的事,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我对铜山岩的记忆中。

现在我退休了,和父亲一起生活,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我收起自己的个性脾气,父亲喜欢什么我就怎么做,电视父亲喜欢看什么我就看什么,父亲喜欢吃熟烂的食物我就吃熟烂的食物,父亲发脾气我不跟他急。总之,我再不会让自己照顾父亲留下任何遗憾。

又是一个重阳节。我和父亲在他乡,不能去铜山岩了,但我思念着往日去的铜山岩,思念着一起去铜山岩的母亲。

秋 节

◆ 方向明

红叶相思满树,霜华金菊飘香。  
霞随征雁向南方。  
五花山正艳,满目好风光。

庚子中秋国庆,欣逢闰月同堂。  
假长蓝领笑癫狂。  
回头再展望,枫紫又重阳。

赤岸秋望

◆ 陈国杰

江沙茅草卷地溪,销得秣丽复往西。  
百亩蕃衍郁雨林,鸟啼岭上凉风习。  
草铺路,掩拂柳,一任缕絮雨中流。  
青纱水注烟墟里,酥香清茶满温馨。

旷野的风

◆ 正 行

旷野的风从山坳里走来  
像丝弦弹唱  
那是一树桃花粉红的梦呓  
旷野的风坐在荷塘边  
像竹笛横吹  
那是一池荷叶碧绿的喧哗

旷野的风站在山岗上  
像琴瑟和鸣  
那是傲霜的金菊在开怀欢笑  
旷野的风在雪地里奔跑  
像战鼓擂春  
那是斗雪的寒梅在滴血高歌

秋天的果实

◆ 杨庆文

◆ 汉诗节拍

这个季节  
是一个沉思的季节  
秋天  
它弓着背  
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苹果被一个一个个摘下  
院子里满是枣香  
咧开嘴大笑不止的是那石榴  
它们拥挤着,推搡着  
面对秋天  
它们羞涩着,脸红得通透  
心里却美美的  
期待着  
秋天的表扬

秋天不语  
它的周围是艳丽的  
只是  
悄悄地  
秋天把脊背挺了一挺

养大的孩子  
终归要远走他乡  
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秋天不想挡  
也挡不住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热血沸腾过

秋天知道  
为了他们的成长  
平地里没少一折磨  
他们春天的雨,夏天的风  
和着阳光的热烈  
如今他们要离开了  
那就多多鼓励吧  
毕竟他们还要经历风雪严寒的考验  
锣鼓已经响起来了!

上溪残疾“剃头匠”吴琅吐：

没有店招没有装修 50 余年提供匠心服务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文 通讯员 吴俊/摄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阳光明媚,清风徐徐,在上溪镇荷市村吴琅吐家中,几名村民正坐着排队等“剃头”,他们都是老师傅吴琅吐的老顾客,有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换过理发师。

刘师傅今年90多岁了,特地从义乌城区坐公交车赶来,“我以前是走村串户放电影的,这么多年‘剃头’都找吴师傅。”

“今天来‘剃头’都是免费的。”68岁的吴琅吐戴着老花镜,干起活来格外认真,“一方面是在这个敬老爱老的节日里,给老人们做个活动;另一方面,也为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借着这次活动,吴琅吐告诉老顾客们,他要退休了,“但是像刘师傅这样的老人来了,我还是会给他们‘剃头’的,完全退休是退不了,只能算半退休。”

免费剪头的活动从原计划上午8点到10点,一直持续到快11点才结束。“老顾客们来得挺多,一个接一个,估计有十多个吧,我也没有记。”虽然左腿有残疾,但吴琅吐一直坚持到最后,他笑着说,“村里的一个志愿者帮忙洗头,我只负责剪,我大女儿特地来帮忙剃光头的,不然根本来不及的。”

一份“剃头”的活 干了半个多世纪

这份“剃头”的活,吴琅吐已干了52年。3岁时,吴琅吐因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残疾。16岁初中毕业后,他自学了两个月理发,此后以此为生。让吴琅吐没想到的是,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陪伴他走过了大半生。

吴琅吐有5个兄弟,他排行老三。初中毕业后,因家贫,他决定自谋出路。他还清晰记得,当年7月,他找来一把手推剪一把梳子,在家自学理发的手势动作。两个月后,他买了一个小木箱,好不容易筹集了26元钱,配置了理发工具,背着木箱开始走街串巷干起理发行当。

当时,大人理发8分钱,小孩理发5分钱。出门理发第一天,他挣了一角三分钱,虽然走了一天腿脚酸痛,却异常开心。那会,剃头刮须刀是他自个儿磨的。有一回,在离家三里地之外给客人刮胡子,发现刀不够锋利,他把小木箱寄存在客人家,一拐一拐走回家,将刀磨好后,再回去给客人刮胡子。

这样走街串巷当了五六年剃头匠后,吴琅吐在上溪一带小有名气。之后,他花370元建了一个新房,改为在家理发,收费涨到一角钱。那会,找他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春节前这段时间,曾经一天接待100多个客人,到凌晨2点才歇业。那时候,每个月他有100元的收入,“抵得上当时三个教师的收入”。靠着理发的收入,吴琅吐在村里又新建了三间房。

没有店招没有装修 一家三代都找他理发

这么多年来,吴琅吐一直没有给理发店取名,找上门的都是老顾客。与现在市面上花哨的

理发店装修相比,这个理发店显得不入时。

没有店名招牌不说,一把掉了漆的木制理发椅是40多年前、花了50元钱买的,不少顾客是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把椅子上理发。现在价格依然公道,理发10元,染发烫发也就二三十元。

稠江街道杨村一名80多岁的老人每个月农历廿三来这里理发,途中要转好几趟公交车,风雨无阻;江东街道九联村的一个顾客,经朋友介绍找上门来理发,从此成了常客;还有城里的上班族,周末要特地找他理发;有时,他外出旅游,有顾客跟他电话预约理发,他几次让对方先到其他理发店理,对方说,等你回来……提起这些,吴琅吐一脸自豪。

他知道,很多老顾客一直找他理发,不单是因为价格公道,也不因为是他理发手艺高,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维系的一份情感。一边理发一边拉家常,这份乡情最难能可贵。

5年前,吴琅吐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个2公分大的肿瘤,做了切除手术。术后第七天,他已经给客人理发。他说,发生再大的事,自己也能吃下饭睡好觉。

这些年,他基本每年出门旅行,已经去了七八个东南亚国家。虽然腿脚有些不方便,但一路上能得到很多热心人照顾。理发之余,吴琅吐也喜欢唱歌。他在理发室里,配了一台电脑,装了唱歌软件。空余时,打开电脑,拿起话筒,来个卡拉OK。理发室门口种了一排茶花、腊梅、兰花等花花草草。清晨,他喜欢到自家菜园里劳动,自己种的蔬菜瓜果,吃不完就转赠左邻右舍。

前阵子,吴琅吐腿脚疼得厉害,贴了药膏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股骨头坏死。医生说,因为他左脚残疾不能受力,重心都在右脚上,

